

你的世界可能只差一个最好的TA

XIACHENG WORKS

夏橙
主编

The best meet

和TA 最好的相遇

作家出版社

和TA
赶上最好的
相遇

The best meet



XIACHENG WORKS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和TA, 赶上最好的相遇 / 夏橙主编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063-8123-9

I. ①和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49469号

和TA, 赶上最好的相遇

作 者: 夏 橙

责任编辑: 周 茹

装帧设计: 粉粉猫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3 × 208

字 数: 161千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123-9

定 价: 35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078	065	060	047	029	015	001
／ 她不是李寻欢	／ 天使	／ 英小姨	／ 不再让你孤单	／ 冷肝	／ 开出租的姑娘	／ 无从告别的告别

128 124 117 111 095 088

／ 祝贺你，最后娶到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孩

／ Mr. 慢

／ 红旗下的蛋

／ 苏州河里的尹天仇

／ 西天好遥远，路好长

／ 六十岁的单车

175

／
每当我想去流浪，
你就站在湖水的中央

166

／
柱子奶奶

157

／
清醒的哑巴

147

／
麒麟

141

／
乘着你的翅膀

134

／
泉眼

244

／
细枝末节本是一幅画

228

／
照顾好自己，并不轻言放弃

212

／
不流泪的母亲

204

／
逃跑的木偶

188

／
魔塔

182

／
我与烟

无从告别的告别

里则林

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会想起那盆小黄花，也会想起 1997 年那个夜晚，并且每次都带着遗憾。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我去了多少地方，也不知道我见过多少人，甚至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，他们一直在我心里；并且没有办法告诉他们，这些无从告别的告别。

1

小时候我常常面对离别。

大人会跟我说，明天我们要去 × × 地方了。而 × × 地方，一般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某个城市。我听完会默默地点头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看大人们收拾东西。心里则提前开始消化恐慌，对未知和陌生的恐慌。

记得还在上海的时候，小区里住着许多子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，老师要我们在某个暑假去找一个老人，然后陪伴他们，算是作业。

我就找了隔壁那幢楼的一个老头儿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敲他的门，他开了半截门，奇怪地看着我，我呆滞地傻愣半天，然后用手摇了摇胸前的红领巾说：“你好，我是小学生。老师要我来陪你。”

老头听完，微微一笑，把门敞开，示意我进去，问我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我坐在脚碰不到地的高凳上，晃动着双脚指了指左边说：“我从隔壁来。”

“嗯，我见过你，每天带着一群小朋友到处折小区里的竹子。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没错！”他又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“为了赶一只猫和打仗。”

他笑笑没理我，打开了大厅和天井之间的门，我抬头看去，天井里全是花花草草和无数个鸟笼，每个鸟笼里都住着一只鸟。

我站起身准备接受他的邀请一起走进天井里看看。但是他没有。

他就那么自顾自旁若无人地摆弄起了花草，让我觉得他不太懂人情世故，没有家教。

我有点儿不知所措，只能又坐回原处，开始四下张望。

老头儿家里有简单的家具，一堆茶壶，一张大桌子上有一盏式样老土的彩色玻璃灯，灯旁摆放着很多农业技能书。我想尝试跟他对话，于是对他“喂”了一声。

他转过头来说我没礼貌，然后又继续低头在天井里摆弄花草。最后我只能哈欠连天地看着墙上的表，等着两个小时结束。

因为那时老师规定我们，每次陪老人家至少两个小时，然后拿一个小本子给老人家签字和写评语。

临走的时候，我拿出本子给老头儿，老头儿戴上老花镜看了看本子上的大致内容，问我写什么好。这个问题让我猝不及防，觉得回到了从前——考试考得好，老师放了一排礼物，让我们各自挑自己喜欢的，我喜欢最贵的，但常常不好意思直接拿，都是拿的退而求其次的奖品。

于是我说：“写点还不错的就行。”

接着马上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看向别处。

然后就听见了他唰唰写字的声音，写完合上本子递给了我。我拿起本子，转身要走。他又叫住了我，从天井里抱来一盆土：“你在土上面搥一搥。”

我不解地看着他，他说：“搥一搥就行！”我就搥了一搥，然后马上嫌弃地边搓手边走了出去。

回到家，吃饭的时候，妈妈问：“今天陪老爷爷开心吗？”我说：“不开心。”妈妈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因为这老头儿不开心我陪他。”

妈妈一个筷子头打了过来，骂我没礼貌。我心里愤愤不平，边吃菜边开始在脑海里统计周围的老人家还有哪些，下定决心下次一定要换一个人陪陪。

在那天临睡前，我突然想起那个本子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老头儿写了什么内容，于是翻开看了看，发现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：“他今天非常乖，非常热情，很有礼貌，家教很好，很讨人喜欢。”那时我语文好，知道“非常”和“很”后面只要接上很好的词汇，就是很好的表扬。看完，竟然有点儿不好意思。

2

后来我每天去陪这老头儿，几乎不怎么说话。他不是弄花草就是弄鸟，偶尔我坐在大厅和天井连接的地方，呆呆地着看他。

老头儿则依旧每天结束时，在本子上换着花样夸我。得到他以无比绚丽的措辞写就的夸奖，几乎成了我去陪他的唯一动力。从活泼，到善良，再到爱护花草，再到学习能力强，应有尽有。

某个下午，老头儿坐在桌子上看书，我在他对面一动不动。老头儿抬头看了看我，然后看了看他那堆书。我就顺着他的目光也看了看那堆书，随后又继续呆滞地看着他，他又用手拨了拨那堆书。

我才看到里面有一本《杨家将演义》的连环画。

我伸手摸了摸那本书，犹豫间，他对我点点头。于是我就把那本书抽了出来，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。

老头儿问我：“最喜欢谁？”

我说：“我喜欢杨宗保。”

老头儿问我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因为电视上他老婆穆桂英好看。”他又问我：“喜欢花木兰吗？”我问她花木兰是谁。他就给我讲了一下午花木兰。

从那天起，他就不摆弄花草了，每次来，都和我面对面看书，每次他书堆里都会莫名其妙地有一本不同的连环画。

有一天看到又是连环画，我突然觉得无聊透了，做作地打起了一个又长又大声的哈欠，然后趴在桌子上一言不发地发呆。

老头儿咳嗽了几声，然后问我吃糖吗。我继续趴在桌子上摇着头。

他说你等一会儿，转身进了房间。我看见他打开衣柜，到处翻，最后面红耳赤地拿出一把剑。

我立马跳了起来，双眼放光地看着他，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大宝剑这种东西。

老头儿第一次脸上露出了调皮的神色，拔出剑来，故作姿态地舞了两下。

那天下午我们在天井里，老头儿教我玩了一套晨练时的老年剑法。

从那天之后，我只要去老头儿家，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我背上那把大宝剑，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。

看书，陪他弄花草，他会问我很多关于我的事。有一天当他得知我在学校是大队长的时候，他直接把我抱了起来，一个劲儿地对我说：“原来你这么厉害呀！”

我则得意地笑着。我跟老头儿没事就看书、弄花草、逗鸟和玩大宝剑，不知不觉过去了十五天，还有五天我就可以结束陪伴老人家的作业了。

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头儿，老头儿愣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明天我带你去城隍庙买一把属于自己的大宝剑吧。”

我惊讶地看着他，问他是真的吗。他用力地点点头。我一激动，抱住了他，第一次说了句：“谢谢爷爷！”

他面色绯红，有点儿不好意思，也抱了抱我，显得异常开心。那天晚上，他陪我一起回家，然后跟我的妈妈说他想第二天带我去城隍

庙玩，希望妈妈同意。然后从包里掏了很久，才掏出自己的身份证，还有一张写了自己电话的纸片。

他们在门口聊了很久，而我在屋子里紧张地看着这一切。最后看见老头儿对我开心地笑了笑，用手凭空作剑，对着我舞了舞，就开心地走了。

妈妈转头过来严肃地看着我，我马上立正在原地，妈妈对我说：“不能乱跑，知道吗？”

我一颗心就沉了下去。

接着妈妈又说：“在明天跟爷爷出去的时候。”

我立马笑逐颜开，脖子像安了发条，使劲点头。

第二天在城隍庙，老头儿全程拉着我的手。他带我走进一个大楼里，里面有数不清的摊位，每个摊位的墙上都挂满了大宝剑。我们两个这家看看，那家看看，人很多，很拥挤。我看见他有点儿不自然，把我护在他身前，挤到一个摊位前。

看着琳琅满目的刀枪棍棒，我一时没了目标，满心欢喜地扫来扫去，我们两个站在一起，老头儿有些紧张地问我：“是不是不喜欢这里的？”

我摇摇头说：“没有，我都喜欢！”

老头儿才爽朗地笑了起来，告诉我别着急，慢慢挑，他等我。

后来我挑了一把黑色的，老头找老板要了一根红色的背带，蹲在门口帮我安在了剑鞘上，挂上了我的后背。那天我觉得自己终于成了自己最想成为的人——展昭。

后来老头儿带我去买麦芽糖。我们坐在一个亭子里吃糖的时候，老头儿问我：“你有爷爷吗？”我愣了好一会儿。他有点儿尴尬地看着我，显得不知所措。

我反问他：“爷爷是……我爸爸的爸爸？”

他有点儿惊讶，接着对我说：“是啊。”

我边吃糖边说：“我不记得自己的爷爷，从来没有见过他。”

他就不说话了，摸摸我的头，问我说：“你还想吃什么？”

我摇摇头，一起陷入了沉默里。

3

其实我从小就不记得自己爷爷和所有亲戚，因为我的童年颠沛流离，一时在这儿，一时在那儿，却从未回过老家。

我一直以为每年过年家里只有四个人，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我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，七岁那年，才第一次听爸爸妈妈对我说起“爷爷”两个字。

那是一个晚上，我从睡梦中被叫醒，带着一肚子的起床气，觉得自己恨整个世界。

爸爸严肃地把我拉到角落里，让我穿上衣服，说要带我去见爷爷。我磨磨蹭蹭半天，就是不肯。因为那时我实在不知道爷爷是什么。对于到底从哪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爷爷来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并且很认真地以为爷爷是爸妈的某个无聊朋友。

后来爸爸接了一个电话，神色更加急迫，大声地吼我：“你到底要